

柯慶明 陳芳明 蕭蕭 彭瑞金 陳萬益 呂正惠 鄭明嫻 何寄澎 林瑞明 應鳳凰 李瑞騰 彭小妍 廖炳惠 王德威 廖咸浩 李爽學 邱貴芬 梅家玲 劉亮雅 孟樊 許俊雅 張瑞芬 郭強生 范銘如 鄭慧如 須文蔚 丁旭輝 陳建忠 李癸雲 楊宗翰

# 評論 30 家

下

主編 李瑞騰

台灣文學

30

年  
菁英選

# 評論 30 家

下

主編

李瑞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1978~2008

## 評論三十家(下)

Chiu Ko Antholog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1978-2008  
Criticism

總策劃：李瑞騰

編輯委員：白靈、陳義芝、阿盛、蔡素芬、李瑞騰、陳素芳

主編：李瑞騰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http://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2008（民國97）年6月10日

定價：平裝350元

精裝450元

（平裝）ISBN：978-957-444-510-3

Printed in Taiwan

（精裝）ISBN：978-957-444-498-4

書號：K39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目錄

編輯體例

- 001 文學民主的實踐（總序） 李瑞騰

- 007 讓紛陳的印象秩序化（主編序） 李瑞騰

上冊

- 014 柯慶明（一九四六——） 印刻版《狼》序

- 024 陳芳明（一九四七——）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

- 048 蕭蕭（一九四七——） 生靈關照與心靈觀照的交疊美學

074 彭瑞金 (一九四七——) 從黃石輝到葉石濤

096 陳萬益 (一九四七——) 文學是苦難的道路，是和夢想戰鬥的道路

106 呂正惠 (一九四八——) 方思初探

128 鄭明嫻 (一九四九——) 當代散文的兩種「怪誕」 (刪節)

152 何寄澎 (一九五〇——) 孤寂與愛的美學

184 林瑞明 (一九五〇——) 目的與手段之別

212

應鳳凰  
(一九五〇—)

戰後台灣新疆題材小說(斷片)

238

李瑞騰  
(一九五二—)

台灣最新世代文學論

258

彭小妍  
(一九五二—)

林海音的《城南舊事》

270

廖炳惠  
(一九五四—)

悶燒的豪放

286

王德威  
(一九五四—)

遊園驚夢，古典愛情

314

廖咸浩  
(一九五五—)

合成人羅曼史

348

李爽學 (一九五六——)

麻瓜世界裏的哈利波特、「妻妾成群」，蘇童寶刀老矣？

360

邱貴芬 (一九五七——)

「日本」記憶與台灣新歷史想像

390

梅家玲 (一九五九——)

閱讀〈安卓珍尼〉

420

劉亮雅 (一九五九——)

九〇年代女性創傷記憶小說中的重新記憶政治

452

孟 樊 (一九五九——)

西方文論在台出版史的考察

480

許俊雅 (一九六〇——)

記憶與認同

522

張瑞芬 (一九六二——)

散文的下一輪太平盛世

538

郭強生 (一九六四——)

窺見象牙塔外的實際面貌、哈金的「中國情結」？

556

范銘如 (一九六四——)

逃離與依違

574

鄭慧如 (一九六五——)

現實與想像

606

須文蔚 (一九六六——)

數位詩創作的破與立

630

丁旭輝 (一九六七——)

早期新詩跨行研究

654

陳建忠 (一九七二——)

受難圖 (劇節)

680

李癸雲 (一九七二——)

論羅智成詩中的「寶寶」與蓉子詩中的「維納麗沙」

714

楊宗翰 (一九七六——)

台灣新詩史：一個未完成的計畫

評論 30 家

## 李爽學

(一九五六—)



李爽學，輔仁大學英國文學碩士、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助理教授，現任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中西比較文學為其研究專長，著有《中西文學因緣》；而書評則是李爽學最擅長的寫作，迄今在報章雜誌撰寫書評與文評的經驗，已累積達廿五年以上，著有《書話台灣——一九九一—二〇〇三文學印象》，有關書評的理念與實踐，特值得參考。

李爽學長年沉浸翻譯的領域裏，以豐富的西方文學閱讀經驗與中國古典文學對話，這個特長讓他涉及現代文學的評論時，往往能言人所未見。從《麻瓜世界裏的哈利波特》中可以看到李爽學穿梭西方童話與古典文學間，展現的深厚學識。自謙是個「哈迷」父親的李爽學

娓娓道來，帶領讀者比較這本轟動全球的奇幻小說與其他西洋童話間的異同，解讀小說背後的文學、藝術與文化等不同層面的涵義。

在〈「妻妾成群」，蘇童寶刀老矣？〉中，李爽學則細數大陸作家蘇童作品一再延襲自己的風格。李爽學展現駕馭中文的高度能力，在直指蘇童「剿窠襲白」的缺點之餘，他的書評本身就是一篇精緻的諷刺之作，給人有益的啟發，特別是有關文學寫作必須不斷創新的課題。

## 麻瓜世界裏的哈利波特

英國童書《哈利波特》我久仰其名，從系列的第二冊開始，每逢英文原著出版，必然會到書店為小女購置一本。電影上映，家中大小也會躬逢其盛，到戲院或坐在電視螢幕前觀賞。幾年下來，我雖稱不上哈迷，但是當哈迷的父親卻也當出了點心得。作者羅琳一手英文出神入化，而除了偶爾為商業故而出現結構上的滯澀外，小說寫來大致緊湊，心思更巧，是我們自《魔戒》以來罕見的跨世紀傑作。週前我出國研究，由波羅的海岸旅行到地中海岸，耳際不經意所聞盡是小說第七冊《哈利波特與死靈》(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即將問世的消息：羅琳聲稱這是壓軸之作，乃系列終篇。回到台灣，我不免哈迷父親的情緒又起，所以也跟著家中小孩翹首雲天，等待完結篇上架開賣。

第七冊情節果然扣人心弦，但是最令大小哈迷關心的應該是故事如何收場。不出多數媒體所料，哈利波特和故事中魔法學校霍格華茲的幾位師友相繼去世，所不同者是哈利和佛地魔決戰後死而復活，十九年後還因和金妮結為連理，育有子女三個。這種悲劇中猶皆大歡喜的結局，從《格林童話》以來我們並不陌生，〈快樂王子〉一類名篇率皆如此終篇，甚至連聖典如《聖經》裏的耶穌也是如此結構生命。哈利自幼父母俱亡，霍格華茲係他再生之地，而生死共存或生死之爭

就像黑白共生與光明黑暗互鬥一樣，乃《哈利波特》七冊一貫的主題結構。小說的緊張處每由「佛地魔」(Voldemort)肆虐開展，而這個名字羅琳——甚至包括中文版譯者彭倩文也忒見巧思——取來確實盡心思，因其拼法最後四個字母正是拉丁文「死亡」之意。哈利死而復活，和金妮所生的孩子中有名「莉莉」者，也有名「詹姆士」者，又是哈利生父生母之名，羅琳的故事因此講得有如他們同樣死而復活。

「童話」的英文作「仙境故事」(fairy tales)，饒富超自然的意味。《哈利波特》裏有「神」魔鬥法，有出人遐思的玩伴競技，而那魔棒一揮，牽動多少童心或老頑童之心！哈利屢戰佛地魔，結局是景仰者有之，愕然者有之，而他自然變成西方「仙境故事」中最典型的童話英雄。哈利幼時寄人籬下，十一歲上進入霍華格茲後又有其人如神的校長鄧不利多照拂，誼如代父或教父，而他也不負眾望進取積極，本身富正義感而又有如曾在斜月三星洞拜師習藝的孫悟空身懷絕技。英雄不怕出身低，更常見的是失恃失怙，是以小紅帽的故事中只有外婆，灰姑娘裏形象龐然的是繼母，而白雪公主也好不到哪裏去，幾乎是自己父王的棄女。不過這些故事中人最後總能浴火重生，就像哈利將來也得「置之死地而後生」。西方和東方一樣，男主外乃家庭常態，而這或許便是童話故事裏的父親每每缺席的原因。話說回來，英雄主角如哈利波特者得以錘煉心性，忍人之所不能而後「功成名就」、「皆大歡喜」，未嘗也不是因伶仃孤子，因此得獨立奮鬥使然。

哈利當然還具備許多童話英雄所應具有的特色。華德狄斯耐名片裏的泰山登高一呼，百獸群起馳援，灰姑娘及白雪公主同樣有各種動物從旁濟苦解勞，而我們當然也可見哈利波特有貓頭鷹「嘿美」傳信釋厄。人獸關係這類母題，舉世童話或神話皆具。傳統所以為的凶禽猛獸，在《哈利

波特》中多數也轉為邪惡的代表，所以和佛地魔有所聯繫者惡蟒也，而「踐哥」(Draco)馬份這位集卑鄙於一身的反派英雄的「大名」也正是童話中人人聞之色變的「惡龍」。光明與黑暗、善與惡或正與邪的對立有如小小一隻白鴿或龐然巨物如千年古蛇等，在童話世界裏亦具嚴肅如《聖經》中的象徵或實質意義。哈利之所以為哈利，上述種種我們麻瓜不能不知。

七大冊的《哈利波特》終底於成，羅琳含筆腐毫的恆心毅力令人佩服。但我相信哈利波特旋風在台灣猶還未煽起，距離真正發燒或許還有幾個月的時間，蓋中文版的逐譯仍在起步階段。即使就全球來看，氣候也未臻日正當中，因為電影開拍僅到第五集，所謂「周邊利益」仍然大有可觀，足令全台和舉世的哈迷身處亢奮而不自知。迄今為止，有關哈利波特的電影我大多看過，不過畢竟外行，緊張懸宕中有些場景不幸還是讓我昏然欲睡。儘管如此，看書就不然，購買英文文本前，我在書店總會看了點時間，確定羅琳英文修為不輸金庸的中文才敢付錢完帳。中文本我正襟危坐的程度相埒，從第一到第四冊彭倩文的手筆到第五冊以後皇冠編譯組的集體譯作，無不細看詳讀，偶爾也會兩兩參照，比對一番。我的感覺是獨立譯者和翻譯團隊功力相當，在我們這個時代都可算是文字方家，也不比羅琳的英文差到哪裏。目前中譯五冊，據聞售量已達五百萬本，這種市場能量，由不得人不正視譯本的文字處理，而一字之立，一言之興，關涉到的都是你我兒女的語言程度，豈可不慎！

《哈利波特》在麻瓜世界造成的正面影響，首先當然是文字文本由頹勢逆轉，在台灣逐漸回溫，在我家甚至可把孩子由電視機前拉回書房。童話世界怪力亂神，小說情節更可能悠謬荒唐，然而深思，只要作者的想像力高超而又井然有序，讀者通常仍可因之而受到啓發，想像力也會變

成創造力。不論兒童讀者將來的生涯是文抑武，是理或工，童話的力量不變，何況「阿茲卡班」或「催狂魔」等等譯音或譯字早也充斥，變成了舉世共通的語言，焉能不知？要談《哈利波特》的影響，讀書和語言文化自然得一併考慮，而如此「後果」或許矛盾，或許諷刺，因為《哈利波特》的興起和商業主義絕對有關：羅琳每回出書前總夸夸其言，出版公司和各種媒體——包括網路——又枕戈待旦，整裝待發，可以派上用場的包裝手法絕不放過。內神外鬼推波助瀾，功成名就終於水清見月。幕前幕後這一切，我相信資本主義和跨國企業的觸角都無役不與，所幸就一戰功成，結果是精神文明提升。看完《哈利波特》各集の文本，反物質的心理傾向應該大過唯物的心態。

讀者若熟悉西方童話，還不難發現羅琳捏塑《哈利波特》有其原型。不談亞瑟王故事等舊說，晚近以英國寄宿學校生活為模本的傑作如《湯姆布朗的校園歲月》(Tom Brown's School Days)或奇幻小說如《地海》(Earthsea)三部曲和《最糟的女巫》(Worst Witch)等系列名著，便都是羅琳就地取材的現代經典。一可凜雪精神，二可滌其性靈，讓她把哈利的故事一步步推衍。羅琳的成就，當然遠高於上述奇幻先驅。然而話雖如此，我們若較諸更早於這些說部的西方或英國史詩如荷馬的《奧德賽》與史賓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等名篇，其中神怪縱然無殊，但意境與生命體會我怕還是差了一截。不錯，荷馬和史賓塞俱遠矣，不過我們即便拿來和我們繼承的文化中較近的《西遊記》對比，《哈利波特》裏的魔棒或正邪對搏，我覺得也不如孫悟空的金箍棒或他大鬧天宮的內蘊深刻。老少咸宜，文化大義寓於微言之中，《哈利波特》談不上高明。所以羅琳寫活了主角，就是沒有把文本導向奇幻文學應有的哲學深度去，娛人有餘

而教人不足。純就文學的各種要素而言，再方諸史上同類的偉構，《哈利波特》這套「當代經典」的寓言性尤其有所不足，能否傳世或僅屬曇花一現，答案我並不樂觀。

——原載《中國時報》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 「妻妾成群」，蘇童寶刀老矣？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轟動一時，原作者蘇童一夜間變成台灣閱讀大眾心目中九〇年代「中國」小說的代表。不過，就我在下文裏的主要關懷而言，這個片名似乎遠不如所據以改編的蘇童名作〈妻妾成群〉適所討俏，更足以描摹他在台灣才開啓不久的著作人生涯。蘇童說過，他踏入小說這一行時，早就在夢想著來日可以「著作等身」，而截至今年初《把你的腳纏起來》易地鐫版功成，他的夢其實已經圓了一半。行年不過三十有三，蘇童光是台版小說或中、短篇合集就已經「高」達十三冊，令人望之肅然。如果竄改個傳統的比喻，把作家及其作品的關係由父子改爲「封建時代」的夫婦觀，那麼蘇童迄今爲止的成就，即使他筆下連討五房妻妾年過半百的陳佐千想來也會自嘆不如。

就小說藝術而言，《妻妾成群》裏這個書題篇並非蘇童的最佳之作，另外兩個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罌粟之家〉更能預告他往後的典型題材和文字風格。通體觀之，蘇童和擅寫越瀆風情古柳傳奇的張國擎一樣，文學地圖上似乎只有兩個世界：一個是郊野的楓楊樹鄉，一個係瓦匠和香椿樹兩條街概括組成的江南某城。城鄉之間沒有價值和世情上的慣性對立，反而有如沉瀝一氣，都是用來表白歷史的工具。「歷史」或嫌中性，更精確的說法是「夢魘」。城市提供回憶